

酷兒政治入門

簡介 Eve Kosofsky Sedgwick

何春蕤

任何略知酷兒理論的人都知道賽菊蔻。作為酷兒理論的宗師之一，賽菊蔻自己如何理解「酷兒」呢？由於「酷兒」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拒絕並超越正面表列的概念，因此賽菊蔻在不同的脈絡中使用了不同的說法來描述酷兒。從字源的角度來看，她說：「酷兒是一個持續的時刻、動作、動機——不斷的重現、逆流、攪擾。『酷兒』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跨』——它來自印歐語根-*twerkw*，也從此得出它的德文字 *quer*（也就是『橫越』），拉丁字 *torquere*（『扭轉』），英文字 *athwart*〔『斜穿』〕……**酷兒**是及物的〔由主體動作到達客體的〕，而且是多重及物的。因此**酷兒**所代表的不朽潮流，不但反對分離主義，也反對同化主義。更尖銳的是，它總是在相對的關係中運作的，總是異於尋常的」（*Tendencies* xii）。

放在社會整體中來看，賽菊蔻說酷兒指的是，「當任何人的性別或性的構成成份沒能夠（或者無法被搞成）劃一的指涉時所形成的另類可能、鴻溝缺口、相互重疊、彼此突兀、呼應迴響、流失偏離、氾濫蔓延」（*Tendencies* 8）。酷兒指的是各個認同身分軸線相互來回交錯，因而構成或折射了所有的身分認同。而且由於酷兒這個概念承載了各種屬於社會的、個人的歷史意義和情感灌注，再加上作為一個操演式（performative，或「口說事成」式）的運作，因此酷兒也必然在自我觀視和認同時具體延展實驗和探索的力量，以呈現其中的語風效應。

以上的這些定義聽起來很抽象，但是賽菊蔻的經典寫作卻從來就是座落在具體的現實抗爭中的。她在 1985 年出版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exual Desire* (Columbia UP)，被公認為酷兒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書從歷史、理論、政治的脈絡來展現英國文學作品中的男同性戀情慾，以介入美國女性主義在八零年代開始出現的僵化趨勢。當時女性主義因為七零年代末期婦女運動的停滯乏力，而轉向尋求與以強人雷根為首的國家體制合作，以爭取政治實力。在這個轉向中主導風潮的，不但有像麥金農那樣在主流社會中積極立法掃蕩色情的女性主義者，也在女性主義自身論述圈內出現反對多元情慾（特別是男性情慾）的分離主義女性主義者；兩者的合流在女性主義內外都帶來一片緊縮的氣氛。而賽菊蔻覺得，女性主義研究雖然在學院中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同時卻也企圖將制度、概念、政治、倫理、甚至情緒都整合於一個非常簡單乾淨的「女性」概念之下，想用一個理想化的、抽離歷史的女性形象來重新規範一切社會文化，排除一切異質。對賽菊蔻而言，這樣的純淨架構不但出自於一個非常簡化的社會結構分析，同時也無力為那些想以各種方式來抗爭壓迫的女性提出任何有力的具體因應之法。為了讓淨化派女性主義的化約傾向增加一點複雜的眼界，賽菊蔻特別撰寫此書，詳細深入呈現男同性戀情慾，以此對抗女性主義中的分離主義傾向及同性戀恐懼傾向。

1990 年賽菊蔻出版了她最有名的著作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 of California P)。當時熱烈開展的同性戀身分認同政治運動把「出櫃」當成唯一的而且單純的運動策略和行動，在這個行動中僵化、簡化、凍結了身分認同的多樣流動內涵及複雜運作，以為只要同志們集體出櫃，展現其「既有的」同志身分，異性戀霸權就垮台了。眼見同／異性戀的定

義（同 / 異性戀以什麼身分內涵出櫃、出成什麼樣子、達成什麼效應、迎合什麼樣的性 / 別文化角色分野）已經成為此刻激烈爭戰的文化場域，賽菊蔻因此在本書中從一個宏觀的、思想的角度來展現，性傾向的「暗櫃」——有關入櫃 / 出櫃、多數 / 少數、自然 / 人工、男 / 女、成長 / 敗壞、同 / 異、健康 / 疾病等等的二元分野——不是一個單純的出或入、有你就無我的問題。明確的來說，圍繞著這個暗櫃的種種二元思考不但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中建構了同性戀者的日常生活，更根本的構成了、侷限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和知識的結構基礎。甚至，「圍繞著性暗櫃的緘默在實際的層面上和語言一樣的有針對性和操演性（performativity，口說事成性）；因為，無知無覺，和有知有識一樣，既有強大能量，又是多重複雜的」（*Epistemology* 4）。這麼一來，簡單二元的看待事物（同 / 異、出櫃 / 入櫃、緘默 / 宣告、男 / 女），或者單純的用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等社會因素來歸類主體，根本就無能力處理性 / 別領域中的多重複雜不協調，結果反而肯定了原來充滿暴力的嚴格區分，抹煞了複雜社會力在主體生命和身體中的矛盾沈澱。因此賽菊蔻的酷兒策略總是要去積極挖掘那些無法歸類的、無法定位的，以徹底的、激進的質疑事物最根本的常識思考，拒絕讓暗櫃的統治繼續框架世界。更重要的是，由於暗櫃的二元思考已經深深的根植於各種社會制度之內，也根植於最熟悉的常識中，所以酷兒的抗爭目標並不侷限於情慾領域，而包含整個社會制度和所有常識。

除了撰寫像《暗櫃認識論》這樣一整套的哲學論述外，賽菊蔻也在1994年出版論文集 *Tendencies* (Routledge)，在書中以數種迥異的寫作風格，深入描繪周遭已經出現的，跨越性別、論述、變態界限的慾望和認同——從肯定自我情慾的青少年同志，到不斷實驗混淆揉合性別規範的

易裝者。一方面應和也一方面有別於 Judith Butler 所推出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以及它所帶動的對戲劇化、視覺化的性別操演的看重，賽菊蔻提出「酷兒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以顯示酷兒的實踐如何和操演（口說事成）言語一樣，生產出各式各樣認同的效應、強制的效應、引誘的效應、挑戰的效應。對賽菊蔻而言，出櫃以及暗櫃本身都呈現了語言操演（口說事成）的某些特質，因為——緘默（也就是 D. A. Miller 所謂「公開的祕密」）本身就是一種積極行動的語言 (*Tendencies* 11)。不但如此，賽菊蔻還強調，酷兒所推崇的變裝易服不是穿上什麼跨越性別界線的衣物而已；它展現的是一種高亢的、誇示的、不妥協的態度，例如以挑釁式的娘娘腔瀟灑男性身體，因此酷兒的變裝易服所引發的，通常應該不會是歡呼鼓掌，而是憤怒的懲罰報復 (*Tendencies* 219-20)。賽菊蔻並明確的指出，雖然酷兒主體處處皆是，異性戀主導的學校機構、輔導體系、警察單位卻不斷在精神和肉體上迫害同性戀青少年，否認他／她們的情慾（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成人百般看管、堅決拒絕給青少年的——像是讀得懂的資訊、支援、尊重、鼓勵、保險套等等——正是青少年最需要的東西。而這樣全面封鎖並否定青少年的措施，終極的目的就是要青少年什麼都不知道，要酷兒青少年全面「歸回正道」，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美國青少年自殺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和性傾向受挫有關）(*Tendencies* 2-3)。賽菊蔻因此在她的寫作中嚴厲批判所有封鎖青少年的措施，特別是在其中看似同情關心、積極扮演「輔導」角色的精神醫學。

此次來台，賽菊蔻將發表她最新的論文〈情感與酷兒操演〉(“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這篇論文將對此刻的酷兒論述提出兩個嚴正的提醒。第一個提醒針對的是酷兒理論本身在談「操演」(performativity)

時所透露出來的知識論假設。賽菊蔻認為像 Judith Butler 所提出的性別操演理論，雖然自稱反本質主義，但是在知識論的層面上經常力有未逮，仍然常常身陷辨明「真—假」的情結中，為了努力斷定何種操演（口說事成）的行動或論述才有「真正的」顛覆作用——也就是憂慮何種性別操演才能讓我們更接近「真相」——而反覆輾轉。針對這個以第一人稱的操演句為關注中心的傾向，賽菊蔻提出她的第二個也是最新的理論突破，她建議我們脫出第一人稱中心的知識論架構，轉向與酷兒操演和酷兒認同最直接相關的情感動力架構，並指出「羞辱」(shame)這個心理動能在各個社會運動發展史中的重要生產性位置，把羞辱從道德的、否定的暴力運作中拉入酷兒政略的討論。賽菊蔻認為應該以心理學來取代哲學做為酷兒論述的重要操作領域，畢竟，「酷兒」這個名詞之所以有其政治運作的力量，並非因為酷兒有能耐逃離羞辱的壓力，而正是因為酷兒能夠把別人對酷兒的羞辱場景當作一種近乎取之不盡的能量轉換來源。賽菊蔻因此建議，與其花費精力糾纏在知識論的辯論中，酷兒理論應該多花點精力，從個人和群體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情感」(affect)的操演式運作。這篇論文是酷兒理論發展的另一個里程碑，而它能夠在台灣脈絡中首度問世，實在對本地學界而言意味深遠。

另外，為了和本地的性 / 別運動團體對話，賽菊蔻也將與本地的進步教育團體或個人、婦女團體與同志團體、學術單位等等，一起共同研討「如何將孩子教養成同性戀」（這個題目來自她在 *Tendencies* 中一篇同名的文章），希望藉此向社會大眾表明台灣女性主義者以及進步的社會團體對於青少年同性戀的性別教育的立場和觀點。畢竟，同性戀人權運動不能自我設限於成年人而已。賽菊蔻在她同名的論文中指出一個重要的前車之鑑，1973 年「美國精神醫學協會」決定從下一期《診斷與

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III*)病理學診斷中刪除「同性戀」此一項目，1980年 *DSM-III* 果然在病態項目中刪去同性戀，但是卻同時添加了「幼年期性別認同混亂」這個項目。換句話說，成人贏得性傾向的選擇自由，所付上的代價卻是青少年同志被病理化。賽菊蔻因此嚴厲批判精神醫學不但使用各種專業術語為青少年定性（病），而且從個體幼年期開始就積極「防治」同性戀。賽菊蔻強調，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明晰的、而情慾充沛的肯定同性戀的存在，並且認識同性戀再生產自我的必要，才可能為青少年同性戀創造友善支援的社會空間。而在這樣一個積極支援和鼓勵的整體環境中，孩子才有更好的機會自在長成同性戀。

酷兒理論常常被一些人批評為深奧難懂，與現實隔絕，菁英身段；但是在賽菊蔻的寫作和論述中，我們卻不斷看到她和既有體制及成見纏鬥的腳步，她不但不怕提出爭議性的說法，也不怕碰觸敏感的話題，這種強力正面交鋒卻又站穩邊緣立場的學者使得賽菊蔻成為名符其實的「酷兒學者」。